改亭文集

攺亭集卷八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𤦎仝姪嘉禾重編

宣城施氏義田記

雙溪施氏義田者宣城愚山施先生承其祖父之志而成之者也先是先生曾大父思黙公有志爲義田以贍宗族以教子弟而未之逮也大父中明公始成其父之志盡斵其叔所授之田公之族子弟而又身自經理其叔之四喪嫁叔之四孤女貲數倍于田之直寧破其家而卒不敢私其田之所入再傳至先生之父逑明公不勝租庸債之累幾

不能保其田矣于是賁志早歿以貽之先生先生
既成進士復凛凛節衣食積錙銖次第復之而益
其畝至二百以贍以教悉如中明公規制先生自
序所謂凡歷四世而後有成者也嗚呼不其難哉
夫當中明公有捌義田之志其事固已大難矣至
述明公早世先生生甫九歲伶仃荼苦舉宗之人
且未知孤兒他日之能自粒食否也亦烏知有今
日之田爲善承其祖父之志俾舉宗食其利如此
哉以是嘆人事之未可料而好義樂善之報在其
後之人者天道亦或可信也我又聞中明公始捌

義田之時有郡守知其難固止之曰不度力而好義將爲後累及逃明公之世人皆以守爲知言予獨謂不然世之不好義者必曰我非不好也顧力未能耳嗚呼使誠中心好之矣奚暇內度其力度力而後好者好之不誠者也惟彼不暇度其力力行而不怠以止此孟子所謂勉爲善者也故後之人始或蒙其累既亦蒙其義之報克繼其志而光大其業如施氏是也由是觀之天道其亦可信也夫

志濬縣子貢墓記

禹貢大伾山在今大名府濬縣山東南三里曰許家莊有先賢子貢墓及祠按舊誌云故跡弘敞石像碑碣甚盛明初脩正祀典詔求所在鄉人懼詔使胥役往來爲擾大猾杜姓者夜竊搥碑像盡碎之併夷墓址使莫識正德初濬令胡惟艮求墓不得但葺祠堂乞檢討穆孔暉爲記而已萬曆二十年令箕時謨初下車即求復子貢墓齊沐誓天至大伾東麓廣詢故老得老儒孟博孟華平等數人皆言莊北有民王祿地乃子貢眞墓昔有盜發塚見四圍磚甃色如丹砂夜有光怪且堅不可發遂

止仍覆歷之如故其址固可按也甯喜爲文禱于祠及大伾山之神誓必得鳩工趨事先卽其地爲墓道仍諭義官俞進忠手執鍤求草土中殘碑斷碣兩月餘忽一人從東北來衣冠容貌甚偉異把進忠衣袂指示故地畢卽不見進忠馳告令令卽其地荷鍤求之果得磚四圍色若丹砂者又得嚮所碎碑文及他小碑石像字跡尚可識與孟博等語無不合於是植碑刱亭加土封樹遠近歡喜稱甯尹誠能格天神載在郡志至今爲美談噫異矣東讀孟子史記及宋諸儒論說知孔子諸弟子天

資高明早聞道者顏子子貢天資謹篤能守師傳
詔後學者曾子子夏當時子貢之於孔子如司馬
遷所記尤詳其至性淡厚知依歸聖人心喪廬墓
如孟子所言能使人感激其遺風而知弟子之事
師同於孝子之事父母忠臣之事君者子貢一人
之力也今顏子廟墓既在闕里得與孔子益親曾
子子孫或在嘉祥或在江右既列四氏與孔顏亞
即子夏書院祠堂在三晉甚盛凡爲卜氏莫不追
祖子夏獨子貢祠墓旣在中原兩河孔道間忽興
忽廢不絕若綫其子孫之爲端木氏後者三千年

以來迄無聞人且後學寡昧不淡知子貢學問功
德之大並於顏曾幾欲夷之冉有宰予之列嗚呼
此亦天道人事之不可問者也東丙午八月從今
通政張公自汴至鄴過宜溝驛謁其祠廟再拜賦
詩兩過大伾停車謁墓伏地泣不止以爲今日若
有子貢其人如司馬遷所云者東得以依歸爲執
鞭弭從之相與講德論學不至困頓淪落若此矣
癸丑秋九月至十一月杪客大名郡最久益習聞
子貢墓與復事甚悉特記之

沂州朱氏孝友世德記

從浙西至京師陸行必道經沂州州南四十里市
壓鬱然商賈輻輳曰李家庄庄南有世家朱氏朱
氏有秀才應嵩字中五名士也予小時即聞朱中
五云前輩若江西艾千子章大力羅文止輩吳中
維斗楊先生無錫顧修遠輩公車過沂中五先期
偵知必衷衣束帶持刺通姓名謁道左邀諸先生
至其家置酒高會奴與白飯馬與青芻率以爲常
及後予與宋既庭輩公車往來中五亦如是相待
也康熙六年冬予自京師歸宿李家庄中五聞予
至懽甚因請過其子姪讀書處庭中頗有梅花叢

竹肴核既列乃命諸子珂琳瓊輩出所為文乞評論甚恭月下與予攜手立庄南臨沂河觀河流浩浩云此河南通沭水及淮過此二百里則江南境矣又指山之隱隱隆隆者曰此禹貢之所稱蒙山羽山也予太息久之中五曰嵩也慕先生之古文辭願有請也乃出先世孝友隱德述一篇乞予記予諾之三年餘矣今姑記之曰中五之曾大父有二子長曰仁次曰義幼失父母兄弟相依為命仁中年遘疾義謹視湯藥知兄不能起日徬徨號泣無可為謀兄病益急號于天曰天乎我兄死魂魄

孤单悵悵何所之我不忍獨生我先往俟兄庶與兄相扶持也闔戶自經死仁垂絶呼義曰吾弟何往乎家人曰出迎醫仁曰此紿我我弟不忍我獨死必先我死矣長號一聲遂絶中五九歲失父其嫡母蕭視如已出蕭生子明龍撫幼弟二人如子即中五及中五仲兄也延經師教之成立且誄其室家今子孫濟濟爲諸生謹厚可謂能紹其先世篤孝友矣是不可以無記或曰友愛之風邈矣沂州朱氏兄弟固不易得然先自經以殉兄則固而近於愚非中道也予曰以視夫世之兄死而弟不

以爲戚弟死而兄不悲反幸其死者其仁與忍何如哉予考北史陸俟世家暨卬之第五弟塼臨歿誡其家人曰大兄羸病性最慈愛塼死必不可使大兄知之後卬聞一慟便絶與晉書所載王子猷子敬事相類若與朱氏兄弟連類述之可使天下戕賊同氣者聞之生其愧悟之心也又陸氏世家載陸凱痛兄琇之死哭泣無節遂失明訴寃于齊宣武追復琇官凱乃大喜置酒告親友所以忍死待此之故今願旣遂一笑便卒可謂天下至性奇男子矣而凱子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晚年兄弟

尖睚為世所鄙墜其家聲可見孝友世德之難而中五之不忝其兄尤可記也

武氏三烈記

崇禎八年乙亥流賊破穎州殺戮縉紳士民甚衆婦女之守死不受辱自殺或殺于賊者不可勝記其有姓氏及死節狀炳然可述者一百二十八人見於撫按奏疏我友孝廉武威遠母甯氏妻劉氏及妹之適於王生者聞賊入城相携入井死二幼女從母劉亦死凡三世五人後御史旌其門曰一門三烈蓋二女不與焉此一百二十八人中之三

人也劉考功作潁記記之旣詳而孝廉復請紀于
予予紀之如左且嘆曰苟或言潁川爲四戰之衝
天下有事潁最先受禍當崇禎七八年間流賊之
毒未徧中原而潁巳受禍若此或言不可信哉明
有天下一統全盛二百八十年人不知兵革一旦
變起倉猝其婦女見聞不習殉節死難之事而能
皎然不汚閨門就義若武氏一門豈不異哉死者
人所畏大丈夫當死生之際猶有不能自引決者
况婉弱婦女乎武氏固世胄孝廉之父亦將也豈
其家教然乎然彼一百二十餘人者幸而死于崇

禎乙亥之間賊退之後尚有其夫與子及州郡大
吏一一詳誌其死節情狀姓氏至于今不朽若甲
申乙酉兵燹之中我鄉婦女之呑刄雉經不稍屈
辱蹈水火以死而泯没不得傳者無算也豈不悲
哉潁舊有六貞祠祀范孟博母以下諸人今以一
百二十八人配食予過其祠必肅然動容再拜祠
在潁州東門外二里慧湖之濱然范母者但可謂
天下賢母耳列于死難不屈諸貞烈婦之間此亦
潁州祀典之過也

揚州史氏宗祠記

族譜立而親親之道得其半矣何也有圖牒以昭之有世系以紀之有支派以辨之有內傳外傳以述之使我宗之人與我後之人一覽而一本之思油然以生則于周禮宗以族得民之道得矣雖然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能不忘我祖宗之所生而不思所以崇事乎我身與我宗人之所自生何以報本而返始也必立宗祠以會祀其先人俾歲時蜡社少長咸集於祠畢薦牲醴拜跽周旋之濟濟祭祀燕私之既舉宗長之耆年有德及子姓之能以詩書自顯名者聚宗人而申之以孝友睦婣

之約勸戒之必飭吉凶之必相慶相恤而後收族之禮即達于報本返始之中宗祖庶幾無怨恫也不然族譜圖牒具在而族大者人以衆而益疏分以隔而難洽一本所同出而漠然視如路人則與魏晉李唐之各姓雜譜藏于有司互爲夸誕者何以異其于仁人孝子之用心寧有當哉廣陵爲南北水陸之交一大都會五方襍處者多若土著而爲望族者史氏其一也自浙東遷江都已十三四世爲最久第十世大叅永巖先生第十一世際亨孝廉第十二世壽平司直孝廉世以經術顯壽平

與予同舉爲相知又大叅公子孫與予座主中允
朱公爲姻戚予常主其家得觀大叅公所著族譜
于其次君子仁之家既嘆其能篤親親之誼而壽
平與予言且將募其宗人共建宗祠于先世發祥
之地凡塋兆繚垣列龕櫝藏祭器妥先靈立宗規
訓親睦其規制甚詳予嘉其能補大叅公未竟之
緒即不必盡合先王之遺制而殷然仁人孝子之
用心不忘所自生而大垂裕乎後人其志量高出
于世之封殖自厚者遠矣至若立宗學以教其子
弟廣義田以恤其孤獨凡推廣建祠之意者無窮

而史氏之有祠特屹然于江淮都會之間以風示五方之人皆知親親尊祖之義即徵壽平之言予亦樂得而記之

嘉定侯氏宗祠記

自嘉定侯給諫起東公於天啓初年首攻客魏論客氏不宜再入宮奉嚴旨譴歸直聲動天下於是我東南人士咸依嘉定侯氏爲人宗而公之祖大叅公考贈給事公先以政事名德顯公之子二瞻先生通政公文節公公之孫海內稱六侯者記原文中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公之曾孫武功相繼以

忠孝大節文章經術顯於是我東南人士稍知讀書論交矜行誼者莫不盐嘖嘖稱嘉定侯氏云而茲祠之建則當嘉定兵燹之後二瞻先生湛族殉難既久幸存廢宅而記原特為請之守令得以歲時率子姪奉蒸嘗存數世不絕之一綫葢海內所稱六侯幾道雲俱以兵死文中智含研德先後以疾病患難死即今武功亦夭死獨記原巍然存海內推碩果焉東今者於中元之日客遊嘐上僑寓祠旁親見記原率子天存及研德子大年兩幼子叅蒸濟濟跽奠拜祝于堂中喟然三嘆以為當疇

昔兵燹騰踔時二瞻先生不惜湛族殉大節雖洿宮若平陵義公無憾焉初不意今日子姓尙得雍容修祀事于斯祠若此也嗚呼卽給諫公首劾客魏時其意計豈復及死生患難其被禍豈望出楊左諸公下父子兄弟世世相勉以忠孝大義不復爲世俗子孫血食之謀趨兵燹棄肝腦如飴矣而乃天祐善人俾其後人仍得以椒蔬醑菓歲時無廢祀爲之門生後進者徘徊嘆泣于其旁而不忍去不可謂天之無意于忠孝之家也禮大夫祀祖禰公家三世爲大夫合祀當數世且大宗小宗別子

攝祀諸議記原研德與其友人陸翼王葦辨之尤詳故侯氏宗祠之例悉與朱子宋文憲公考論尤合不具論抑予所尤嘆異者不特侯氏之丈夫子世世俱以節義文章顯當世乃其婦人若給諫公配龔夫人下及文中妻夏幾道妻姚智含妻盛俱能以節烈皎潔不辱其家門從祀祠中爲天下婦女師法則侯氏之祖功宗德益遠矣是不可不記

卓氏傳經堂記

明建文初卓忠貞公首請親愛諸藩而潛奪其兵柄凡所建白爲遜國諸臣最其後子姓伏匿江浙

閒至二百餘年之久卓氏始多聞人爲著姓聚族居塘西迄今多顯貴塘西故澉西三郡閒山水所環會舟車之孔道水淸土腴饒菱芡橘柚之利居民勤絲枲兼耕漁夾塘居者數千家獨卓氏高門崇閎巖業其閒今吳興太守園次吳公所記傳經堂則卓氏之祠宇也卓氏有才子珂月先生其詩詞樂府及蕊淵蟾臺兩集傳誦海內其祖入齋先生考蓮旬先生含文積學得才子而聲聞益著才子早世而才子之子火傳又能自奮于孤露之中不墜其門緒而光大之祠宇之設火傳所謂不忍

忘其親而不遠三四千里挾其記遊京師乞言于人以表彰其先世則火傳之子永瞻又能以父之志爲志者也君子觀于吳公之記知卓氏凡五世有令人而嘆忠貞公之遺澤迄今將三百年其子孫之久而益昌也如此此抑亦可以爲勸矣夫六經燦然天地間其言皆庸言其事皆庸行昜人以守經而不教人以行權故謂之經盛世以經術治其國世家以經學傳其家其義一也觀卓氏之祠堂而愾然念其所以稱茲堂者知其能世篤於經之義矣忠貞公之事其君火傳之不忘其親經之大

莫過於此引而伸之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束於身心而發揚於事業皆本之傳經之意不若西漢末諸儒徒明經文而不知經義卓氏即百世有令人可矣予與吳公皆以火傳之同年生同讀書成均而予先君子又早識珂月先生於沈中翰君璐家羨其丰采若神仙故予與火傳論交在舞象之歲又羨永聯之能惓惓乞言於父友也亦爲之記使其歸而獻之父焉

戴公石泉畫像記

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江南徽州府太守漢陽石

泉戴公卒於官公以進士起家刑部郎出知徽州有惠政時流賊徧中原所在徵兵兵驕譟爲亂不可制是年六月公謁巡按御史於寧國值建陽衛兵變御史知公才徵公往諭解公於烈日中冠帶從士民十萬人徒步十餘里至教場厲聲折服諸悍卒亂乃定而公病矣病且卒嘆曰我爲人臣官二千石以死勤國死何憾公子率祖揚祖扶櫬以歸歸而三楚被寇禍尤烈不獲伏闕上書白公死事狀越六年國亡順治十一年揚祖舉鄉試已酉游徽州得公遺像于郡人王寻韓家容貌儼然知

公遺愛在人歷三十餘年大兵燹之後而藏其像
者珍重愛護不敢漫漶散軼以歸於公之子是可
感也巳郡之人及四方士聞其事者爲詩文紀之
彙以成編曰不可諼集而東爲作畫像記且贊曰
以公才望宜立朝右從容禁闥補拾匡奏由白雲
司一麾出守牧此大邦察民疾疢廸農于艮升士
于秀六計舉張三銘績懋鞠躬盡瘁死而後巳忠
武之言先後相似有翼其容以歷三紀民乃保茲
以貽公子德音可歌直道未毀於乎陵谷變遷久
矣惟此人心昭哉永矢誰傳循吏以告信史

韞光樓記

燕臺胡麂羽先生築精舍爲樓三楹於母兄少宰公谷園之旁斷手癸丑之八月落成是年之十月名其樓曰韞光屬其同年生許東爲之記東嘗受學於少宰公又爲公門人所取士與先生交最歡憶乙未春與先生定交燕臺時少宰公以文章經術受知　世祖章皇帝最渥寵眷無比雖謹愼遠權勢然天下望公謂呼吸通帝座又先生仲兄振音同以名孝廉敦行誼兄弟雍容怡愉事父少保公母太夫人祖母太夫人康強重慶無恙先生以

季子不任家政日惟講學讀書晨夕祖母父母兩兄前服事惟謹東每羨先生至樂人也不數年祖母父母兩兄死喪殆盡生子女復不育獨與兄子一人居伶仃單露息交杜門讀書如故茲樓既成先生焚香洗鉢澄心黙坐不異爲浮屠氏者然亦浩然自樂也嗟乎天下枯菀順逆之數猶寒暑晝夜之相代於前與我之所以爲人者固無損益也而今之人逢暄燠則喜遇氷雪則憔悴侘傺不能堪不亦可悲乎登先生之樓俯仰二十年以來遭逢不同若此使先生當家門貴盛之時曾一移易

其心志從事於紛華靡麗則處今日而曰不動心我未之信也東之信先生葢在乙未定交之始家門貴盛之日矣名樓曰韞光人或謂遵養時晦之義予獨以爲不然光爲發越之本然光見而體衰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又曰光天而不曜此韞之義也然非學道如先生又焉知此意乎

黃州朱氏祠堂記

予既爲菊廬先生作雙修堂記而菊廬復語予曰予數年以前未嘗一日離斯堂也自游京師以歸

亦苦其僻遠不能朝夕于此我將于堂之旁求田二十五畝納其稼穫飯一僧命一僕俾守我堂且更之爲朱氏之祠以奉我先人烝嘗示子孫無有變也且吾聞之人生而樂寄于是者歿而魂魄依焉堂之額已乞我友王太史爲大書碑銘而復屬記于子子其爲之予將泐之石以計久遠也予曰不亦善乎先生之志也合于古儒者之教矣我聞之考亭夫子夫子聞之范先生曰天下有是氣者有是理有其誠者有其神山川之氣樂憑依于人人之樂山川而不忍去者氣相感也氣聚則理乘

之以顯矣子孫之於祖考一氣之所生也子孫能聚其誠敬之氣以翕聚其祖考將散之氣而祖考必來格者氣與理交相貫也人之歷存沒猶歷旦莫也生而愛其居猶旦晝之飲食言笑於其居也沒而魂魄依之猶夜之讀書偃臥於其中也先生今日祀先世於此其忝嘗也必誠必敬先生之子孫他日亦忝嘗於此如先生焉猶旦暮之相代於前而莫知所止也理之與氣誠之與神聚之則聚散之則散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固自我操之矣予嘗從兖州入曲阜見三十里草不生荆棘渡淮泗

過虞姬墓見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又聞我吳門城上要離墓碑不樹樹之則城門白晝殺人其氣之所聚可以千百年憑依草木及其里人而況其子孫乎今以先生之自記而合之先賢理氣之說我知朱氏祠堂之建其千百年不可泯滅亦若是焉已矣遂爲記

見山樓記

廣陵於南北之間一大都會也前溯長淮三湖後枕大江水勢甚盛顧獨無山郡城北二十里有甘泉山者予適中州屢過其下望之培塿耳至蜀岡

則土山也高不過尋丈不可言山城中汪進士蛟門奉其尊君著書於家之愛園又于園之中建所謂見山樓者我友阮亭王公爲之記予久客廣陵支離況瘁獨汪子遇我厚予時登其樓問其所見之山汪子則與予憑欄翹足以手南指歷歷語予曰此隱隱隆隆者京口北固諸山也又西南指曰此縹緲若可見者卽鍾阜雞籠諸山也予喟然曰嗟乎是皆我江南之山也乎予身在江北乃心無日不在江南今望諸山若望我家矣竊思汪子所以名玆樓之意非眞有愛於江南諸山也觀其名

圃曰愛圃取古孝子愛日之義則其所以名茲樓也蓋在南山乎小雅之祝眉壽也必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汪子以英妙之年既成大名顯當世足以榮其親矣而又勤學力行著書滿家樂友天下士則所以養其親之志俾之享大年膺百福者將與樓中所見之南山同其永久也予也同爲人子家有老毋年六十餘矣有子一人既坐廢於聖世又不能躬耕家食爲其親甘旨之謀窮年皇皇奔走負米依人恐辱遙見家山不能奮飛南還登茲樓而有愧於汪子多矣

終

改亭集卷九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𤫊仝姪　嘉禾重編

蘭言堂記

同門劉公定氏曁令子子登名其塘對賔客之處曰蘭言堂取易同心之言之喻也子愛其意而請記之曰夫蘭香氣之至靜者也夫言人心之至動者也動則機之危者伏焉靜則感之和者合焉以危動之言而得和靜之合斯不亦天下之至難乎我於是而知同心之可重而孔子之僅有取於二人葢難之也夫同心之相見也不以言言可也不

言亦可也莊子所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也若是則二人之心氣俱靜心則淵乎其未有形也而氣必先引其端其馨香之所及淸而能遠淡而能達若蘭之始華不依人以爲媚而其感人必深和之至也甚矣孔子之善喻也然悠悠天下同心之人有幾乎孔之與顔也聃之與尹也惠之與莊也子輿之與子桑也皆二人也其言猶有聞也期之與牙也尹之與班也鴻之與嚴也式之與邵也李之與郭也向之與嵇也桑上之德操與桑下之士元也皆二人也其爲人也或移日不勸或夜以繼旦

或相視而笑無一言或相援琴而歌其言不可傳而人至今思之思其同氣之馨香無異於蘭也嗟乎豈易得哉我見公定父子之交友也誠當世必有相應以同氣者爲之記以待之

寶日堂記

平旦矣忽焉日中旦昃矣日暮矣忽焉夜分且雞鳴矣如是逐逐焉不知其幾忽焉改歲矣且暑矣寒矣逐逐焉又不知其幾而少者忽焉壯壯者忽焉衰衰者忽焉老矣天予我以性父母予我以身古聖賢予我以學我之生也無不備具及其老且

耄也返計其所歷之日月不爲少矣而求之我性我學果浩然而有得邃然而有覺乎彼小人之爲衣食謀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歷日月也苦而難則負日月也亦不易我見天下之負日月而不自知者必其歷日月而無所苦且難于衣食者也夫旣歷日月而無所苦難矣則天與父母之畀之生者不已孱乎古聖賢之學所以望之斯人者不已重乎顧乃任其忽乎旦以至夜忽改歲以至歲暮忽少壯以至衰老斯其人尚可言乎書曰孳孳思日孜孜詩曰夙興夜寐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孟子曰夜氣平旦之氣朱子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陸子曰晝觀之妻子夜觀之夢寐古之人其不敢玩愒悠忽以負此日月也豈惟不負且愛之敬之慎之至矣表弟李子道武以寶日名其堂也亦此意也夫余故嘉其意而爲之記

嗇圃記

張子嗇甫家在華亭縣三十里曰蕭塘一畝之宮而傍後有隙地爲小圃種竹千百竿梅花三十樹橙橘二三十株讀書灌園不求聞達脩然樂也寻考蕭塘舊曰秦塘始皇南遊觀海時所築距上海

五十里介於黃浦周浦之間夫黃浦受三泖五湖巨浸考水利者言其瀦蓄宣歙若雲諸水最大從此經浦入海凡濱其問者土田肥美不患燥濕周禮辨壚壤墳壏五穀各有土宜其不宜者農圃不敢植獨蕭塘兩浦數十里間高下俱膏腴無不可植之物大至木棉桑麻小至果蔬瓜芋所獲倍他邑張子居此亦樂矣張子又自言家居賓客祭祀雞豚之外皆取給於園圃傍又有蕉三十本有綠天書屋三楹今即以子名名子圃誌子寶嗇土物不敢盡地力之意子曰善請爲之記

看雲亭記

予之至昆也健菴先生館予於憺園看雲亭之左个每晨起仰視亭額念先生兄弟友愛至性旣當世不可多見而在兄弟貴盛赫奕之日能益敦友愛至若先生者尤難是不可無記也杜子美詩曰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强在子美當日兄弟淪落之狀有非人世所能堪者其關情聚散憶弟看雲固情之所不能已若健菴先生同產兄弟三人竝官禁近身在日月之際第宅騈濵焜煌京師晨夕無不相共也先生之請假南旋暫遠兩

弟未及浹歲而先生篤念之切見於題額如此可以爲天下之有同生者勸雲間陳仲醇徵君曰我見天下孝友深至者多在貧賤寠素之家而富貴者或少至權利相軋則父子且有不相下者何况兄弟使徵君而在聞健菴兄弟孝友之風當亦自悔其言之過激矣抑吾友汪子逊蔚州魏先生之言曰薄於兄弟者薄於朋友之漸也予觀健菴既貴盛之後益存錄窮交備極周卹至其急難不惜竭心力拯救之初不令其人之知之也即其人始受其深恩既或稍稍負之而先生絕不以介意遇

之如故或友人殁十年二十年後知其無家未葬即酒闌燈灺之時獨黯然念之不置此在今日友道所絶少予請因蔚州先生之言而更進之曰篤於朋友者篤於兄弟之推也予困廢侘傺久矣生平以諛言進貴人爲嫉予者所姍笑然予獨願存此記以俟他日之尚論者遂爲記

憺園記

徐太史健菴先生爲園於大宅之後玉山之旁竹樹花石高樓曲池水檻平橋幽房密闥凡宜於四時適於登眺者無不備具先生旣筴輿奉母以時

游宴其間且令四方賓客名士來游者得從觀賞憩息人人快然而去命其園曰憺園屬其友張素存太史書額而東請爲之記或問曰憺之義何居予曰字有二義若不相似而相貫者憺字之謂也楚辭王叔師注曰憺安也廣韻又曰憺動貌夫安之與動意若相戾矣然天下有不安於內而可動於外者乎古之爲學者孜孜矻矻窮年而不敢息將以明理而求吾心之安而已矣大人之臨事應物自旦至暮其形甚勞而神氣泰定與世忤合轉化而惟其理之安惟安故可動也吾觀健菴先生

之日與事物接亦勞矣而於大小之事無惰容無倦色經理救濟必盡心焉我甚懼其心之勞而先生氣益完神益靜蓋得儋之意深矣園之設所以怡我之安而養我之動焉其命名也信遂記之

褭岫軒記

座主溧陽宋中允公有兄子叔邃謹厚而能文為公所奇愛命東及同舉二百六人與叔邃修世講之禮論交極驩先是叔邃尊人岫雲先生於邑城東隅闢地數弓擬搆精舍率子弟講學讀書後遭家患不克就以歿叔邃痛之既免喪破產三十晦

爲軒三楹環屋種梅花八十樹修竹五百竿且鑿池遶屋水流澹澹然游魚唼喋荇藻有聲而旁復有垂柳數株毿毿垂條搖曳弄影鳴鳥時至最可聽叔邃偕兩弟佑畢其間風雨不輟每念先人潸然出涕因顏其屋曰懷岫請東爲記東以文章受知我中允公常言我愛計生與愛我兄子同自公歿每遇公子及孫暨叔邃兄弟且喜且悲必相勉以持身勵志擇交論文之道而叔邃又與予交極深今爲此記想見叔邃志趣卓然不負叔父奇愛公可謂知人能得士若東者遲暮廢棄無所成若

此小雅之詩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叔遂兄弟念之矣魏武帝曰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東敢一日忘溧陽哉今予與叔遂同客京師他日歸里門願以扁舟至溧陽謁我座主遺像于如園便過叔遂懷岫軒坐梅花修竹間賦詩續記後我知我座主與岫雲先生兄弟平生相友愛百年後魂魄猶聚此也

想想園記

延尉孫新齋先生家居廣陵未爲園也而有所爲想園者令子坦夫予友也久客於外永懷其親不

置復有所謂想想園者與予遇於吳興因屬予記予惟人生而靜不容說宋諸先生言之切矣感於物而動莫動於人之心於是爲意爲思爲念爲慮紛紛無所不有獨想之爲言六經四子之書不槪見而多見於二氏之書然釋氏未入中國之前老氏之學爲夫子所深嘆而老氏之弟子獨關尹子得其傳最親予嘗盡讀其書知關尹子論想獨詳後二氏率祖其說卽盡舉而變之一歸之虛無幻誕然莫不陰取其意而陽推致之蓋他家之言想也皆虛而關尹子之言想也獨實如內想大火久

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是想之成於氣者也如彼蟯不思彼蟆奚白是想之成於形者也夫形與氣可以括天下萬有不齊之類而關尹子欲以一想之力括之無遺可謂天下之至實矣故後世養生家所爲內外之學者皆本諸此而彼悉委之於虛無幻誕之說者既不克返人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著誠去僞於感物而動之後是兩失之矣夫形與氣之萬有不齊也爲老氏之學者括之以一想之力而況於圍乎人子之於父母也形與氣之最親莫若也以子之想合於其親生平所想

之中凡其飲食居處笑語嗜樂無不得而況於園乎將見廣陵孫氏之園其林泉竹石臺榭禽魚之勝甲於廣陵聞於天下無疑也他日予亦且游而樂之退而想之矣

穀似堂記

曩予以文章受知於嘉興司李彭公恩禮軼諸生上洎公讀禮家居予從至黍邱與公四子雪度定夫若于綆修游而與定夫交最驩後公再補登州七年不調甲辰四月予遇公章邱之女郎山下公大喜止驂適舘名予談竟夕皆憂危之言所以教

予持身處世之道甚詳不兩月公歿於官又兩年予始得從二千里外登公之堂哭之又値公所居邑爲黃河衝齧公故居皆崩圮蕩析而定夫更葺其堂三楹名之曰穀似請記於予予曰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此小雅小宛之詩考亭以爲是大夫之家兄弟相戒以謹愼而作也自定夫之曾大父通政公迄司李公三世垂紳搢笏非大夫之家與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且人情覩枯菀辯涼燠工向背儵忽善變我知定夫兄弟兩年以來所以持身處世之道其難什倍於他時亦什倍於他人矣

小宛之第一章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不敢忘我身之所自生則不得不敬其身矣敬其身而至飲酒之後不忘溫克且推念我身之所生以教其子而式之於穀其爲敬也遠矣由是兄勉其弟弟儆其兄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則將各敬其身以免鮮克由禮之懼以不墜其家世我見枯者復菀凉者復燠彼世之工佝背爲儵忽者我與之淡忘可也夫公殁僅二年諸公子方禫而飲醴之時也已知念其親敬其身持其家如此可見公平日敎諸公子之道矣子既不忘公章邱敎子之言復感定

夫請記之意念公之愛予無異於愛子也無以報
公德亦惟與公之子終其身誦小宛之詩爾

百一齋記

魏應休璉作百一詩或曰諷曹爽也周公巍巍百
慮且一失也或曰自喻也愚者慮百或得一也或
曰以百言爲篇故名或又以爲休璉作此以示在
位者凡百一篇今所傳者獨一篇耳予不具辯請
誦其詩其發端曰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則儆
身至矣又曰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則勉其學
至矣終之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

容慙愧靡所如則其謙冲自下集思求益之懷至矣以爲諷權貴也可以爲自喩也可以爲示百爾在位也可何必辯乃夏邑李子嘉士以百一名其齋屬其友索予記且曰此非休璉作詩之意盍取諸中庸人一已百之義以求學之至于强且明也予曰休璉之意與中庸有二乎李子貴公子也且富于春秋其自勉之意能若此又何有不可處者乎抑李子宋人也其所爲經國之文筐篋之書得無有燕石乎予雖非周客能爲公子辨之公子其悉發以示之

獨倚樓記

杜子美在夔州作江上詩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後人讀公詩想見公之志有嘆息泣下者嗟乎當公作詩時何尚有勳業行藏之望哉嚴僕射歿卽一幕府官不可得矣房太尉歿畢生知已已矣無可言矣平日詩酒意氣之交若高李若蘇鄭輩零落都盡卽自稱海內故人尚有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二人亦道遠莫可問訊而公以頽然羈旅之身挈其空囊妻子飄然於漏天之下方意氣摧墮不暇而勳業行藏拳拳然一日不能去諸懷

此公之所爲不可及而其志之重可悲也我邑城南一里餘有樓翼然以高曰獨倚樓則吾先君子之友張愧菴先生隱居處也先生夙爲諸生祭酒善金壇周儀部故忤阮大鋮陷黨人詔獄瀕死破其家又善溧陽陳相國相國既柄用推轂故交多富貴力招致先生先生終不一見固窮高蹈以老今年五十餘矣獨聚諸弟子授業樓中自食其力而以其餘暇殫精易學以自娛其無意於用世久矣豈亦有子美之志而掇摘詩句以命其樓哉予獨以先生之與子美上下相去千數百年其境異

其志同子美之許身自比稷契者也先生之固窮學顏子者也易地則同孟子有以信其微也使大歷中有若房大尉嚴鄭公者薦子美於朝子美必携其朱紱而出欣欣然惟恐不得君而事也若先生在今日即有鄭公輩交口薦先生先生肯一出乎然而先生倚樓望遠愀然長嘯仰天徬徨躑躅之懷與子美則何異東從先君子後得交先生甚久其知先生也深故請於先生而爲之記如此雖然先生旣讀易於茲東請與先生論易易稱遯世無悶有二其最上則龍德也其次則大過之獨立

不懼龍德變化不可學我願先生寧堅其志于次者終其身獨立不懼焉先生其許之乎

十二硯齋記

孔子善言覺莊周善言夢然孔子信其夢猶信其覺也周公兩楹是已莊言夢曰栩栩然言覺曰蘧蘧然覺言大夢亦言大也莊曰君乎牧乎固哉夢之中又占其夢故變小雅曰視天夢夢天若曰予詔人亦若是則已矣江都汪季舟舍人仕京朝貧無以賃屋宅一硯自隨日治之甚勞苦夜臥病夢入一殿中硯多至不可數悉瑰麗秀潤心欲之掾

其尤可愛者懷十二以歸蘧蘧然覺仰視其賃屋識之曰十二硯齋不知硯之爲夢屋之爲賃也其友聞之曰善乎汪舍人君乎牧乎硯乎一也周禮大宗伯屬中士二人掌六夢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意誕矣今十二月屆時舍人不以獻而以私其居語其友曰爲我記之其友曰記之子得十我乞二子許我乎舍人曰諾甘與子同夢詩言之矣敢不勉乎視天夢夢子旣獻之矣子何吝其友曰諾故記之

潁州劉氏英德石記

吾吳歸震川先生貧士也而家有兩太湖石特著聞先生自爲記云一購之崑山葉文莊公家一購之閶門劉尚書宅一怓現旋轉作人舞形一形如大斾迎風獵獵彷彿漢籥將軍日暮縱兵大擊敵時予讀而壯之每欲問先生曾孫玄恭此二石猶在否未得也庚戌七月劉上舍家見其庭中石尤怪異石長丈餘兩肩及腰瘦削亭亭若嫡女旁之橫銳者俱斜向若衣帶飄颻又翼然下垂者若樂府所歌大垂手小垂手狀右趺起向後尺許左趺獨立翩翻絕類震川所云作人舞形者正坐視之

益信稍移坐東偏視之則不見所似人形見交龍
旂數十衝風而前旂肴繚繞逼側披靡恍若有聲
又類震川所稱大旆者噫異矣震川形容兩石之
奇異若此而貞時之石以一兼其二然非有閒情
逸興倚徙坐臥其閒縱觀側視得其澹蕩游行之
樂若震川之自娛於文章者亦不知此石之特異
也且此石出嶺南英德縣天下稱爲英石色皆黔
然叩其聲清越似磬我吳貴重之即高不踰尺亦
購致几席上而此石高大若是且自粵至賴水陸
數千里踰大庾過江淮舟車之費不貲與震川之

致太湖遠近勞逸相去百倍然震川購之他姓貞
時承之先世勞逸又有異焉貞時自序云大父方
伯公官粵載英石四以歸分餉我諸父我先君別
駕公再官粵志求石之勝于四者果得此而寶蓄
之其後求良材于同里張農部以備我安人大事
農部欲以此石相易乃得許石已去劉氏矣後復
得還故物予嘆曰幸矣否則爲葉文莊劉尚書家
石永爲他氏有矣雖然于石則何所不可石既有
其形質之偉異不憚水陸遠道以至此知之者珍
蓄之愛玩之惟命不知者委之頹垣敗棘之中不

一視焉亦惟命石不能自言亦不因是而有增損也雖然今主人之力能遠致之以貽其賢子孫主人之賢也我樂爲主人記之石之既至於斯也得賢主人以爲歸石之福也我樂爲石記之作頳州劉氏英德石記

游白蟹泉記

歐陽子思頳詩序云頳民淳訟簡土厚水甘因慨然想見之既至頳四閱月乃怪歐陽子言不可信所云民淳訟簡土厚無從考証若水則辨之審矣頳之水何嘗甘哉汲之井鹵不可飲取之河雖稍

甘率淆濁稍稍澄清之又變其味而友人時時向
予言西郊有白蟹泉云八月二十三日劉子賢時
招予同劉蓼芝公定倫建子端武寧伯甯益賢肇
公聲至泉旁列坐時風日清和原野平曠林葉未
脫遂屬森蔚支鐺瀹銚煑泉潑茗味果甘洌與他
水異泉穴噴薄有聲一沼受水僅三四斛然汲之
不窮同游者皆曰有白蟹二光瑩如美玉出沒穴
中因以名泉泉固自有異也予笑曰歐陽子所稱
水甘者其在斯乎然泉之名不載邑乘度歐陽子
守潁時泉固未嘗受知歐陽子也抑予觀歐陽子

廣陵大明寺井泉記具述陸羽劉伯芻張又新輩
品泉之語有言七等者有言二十等者有言江水
上山水次井水又次者又言山水居江水上井水
居山水上者其說不一歐陽子折衷之謂天下水
味但當論其美惡不當有七等二十等之目又云
陸羽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艮是江水爲衆水所
聚自不及山是觀之歐陽子當日美潁之水必于
土中之泉無疑且潁四郊無山泉自白蟹外更無
甘者公又久于潁當日何以不亟稱之此以知相
知之難僅而歐陽子亦未可謂深知潁水者也廣

陵大明寺泉昔人所稱天下第五泉也戊申春予與頴之甯伊庵游至其地汲泉飲之不能出白蟹泉上乃歐陽在廣陵不久爲寺泉作記在頴久不及白蟹泉一言豈以第五泉夙有重名遂因而成之耶然我觀公記公可謂詳於天下之水味矣茲泉之顯於頴抑其遲速固有時不可强耶抑泉之甘鹵今昔亦有時而變未可定耶而歐陽子之言固可信耶貞時曰我將爲亭於旁以表我泉子爲我記我將泐諸石予曰諾遂記之

習齋記

楊子雲曰能觀千賦則能賦能觀千劒則能劒葢言習也又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夫巧從天習從人天授不逮人力習之力大矣生於祁連姑衍之間五歲而知射獵生於五湖七澤之旁五歲而知擊汰生於金張衛霍之家能言而知冠葢生於程氏烏氏之家勝衣而知賣漿生於王謝之家就傅而知清言曉應對故知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也故曰中材者言家教中材以上者言家風風之所漸漬不待教而能葢言習也汝顏劉氏自方伯公以來子姓起家科名者二十年間多至八九人

可謂盛矣其子姓無不淬礪於學斐然能文章殆
子雲所謂習者之門歟子登之與予論交也尤相
善其游成均也以文章傾六館之士其歸而修制
科之業也於寶日堂之西閣名曰習齋以時時簡
練其中而予爲之記抑我聞禮月令曰季夏鷹學
習言鷹隼先豕苞毛羽待凉風至乃擊夫子登之
文六翮備矣將翺翔千仭而何待於習然我又聞
之朱子曰學與習一也有淺深之殊焉未知未能
而求知求能者曰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曰習
則子雲似未盡習之義也又敢以朱子之言爲子

登告

潁州菊花記

三月與我友宜興陳其年之季弟子萬遇於商邱侯氏家偶言此地牡丹花之勝子萬曰豈特牡丹耶先生久客河南未見菊花之奇麗尤非我江南所有予未信八九月在潁縱觀菊潁去商邱不三百里因嘆陳季言非誣我江南菊每本止留數蘂花始大可如掌多則懼分其力潁則一本可開五六十花其本大如樹高於人二三尺花之小者亦與江南如掌等一異也又能開兩月不萎或善藏

之可三月我鄉花始放必移置之密室以避霜降
瀕則任其所置俱無所畏予試以二十本植墀之
庭至九月望後夜嚴霜皓皓滿地手擁故裘猶畏
寒四更起坐月下秉燭視菊灼灼有光至旦益娬
媚迎人顏色不稍稍挫似勝藏之堂廡者又一異
也我鄉獨採所謂甘菊花曝諸日貯爲藥於他菊
無問焉頫好事者則悉採諸花蓝蒸以爲露其白
如雪其清如泉其香若蘭蕙以薦諸蔬無不妙尤
異也考今頫州爲春秋胡子國入於楚楚靈王卒
乾谿在今州東北五十里楚辭曰夕餐秋菊之落

英又云採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非誣也大都淮汝間土厚風和物產尤美歐陽子思頳之言菊花亦一驗也予特爲之記

蟄菴記

予童子時每日暮從家塾歸輒擁几一斗室中父時時以館穀留江城中母夜紡績課予篝燈讀書及予既婚率以爲常父爲手書二大字曰蟄菴題一額賜予甲午後予游京師吾妻以此室居予妾永既遷江城此室遂廢及復歸永移居近吾母以此室與次兒如予童子時然敝陋非舊規矣辛亥

冬杪吾母不欲孫遠就家塾命孫晝夜擁爐讀書其中乃稍葺之若燠閣者予爲尋索吾父手書蟄菴兩字則不可復得矣追憶三十年前事不禁黯然因繹吾父之意釋蟄字之義語次兒曰易曰潛龍繫辭曰龍蛇之蟄其義一也若以龍蛇當陽氣潛藏之候必潛蟄爲宜如詩遵養時晦之義猶未深知易也當可見可躍可飛之時勳業塞天地而至人之所爲退藏於密者當寂然不動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程子所謂千兵萬馬與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總歸無事此潛蟄之至義也學者不

知其解卽文章若韓歐陽詩歌若李杜勲業若李郭皆小人之的然而日亡者耳非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小子其深念之哉作蟄菴記

耆舊偶記

當今海內耆舊尤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京師孫侍郎退谷先生王尚書敬哉先生沛縣閻孝廉古古先生崑山顧隱君寧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徵君年九十一侍郎年八十尚書年七十一孝廉年七十隱君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生平於大節無所苟侍郎之

學以朱子爲宗於五經俱有纂述注疏自行其意尚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及古近詩體孝廉喜任俠與徵君少壯時意氣相類晚游九邊好談兵及經世方畧隱君專精經傳訓詁及五音四聲之學考訂詳愼爲侍郎畜友東於徵君則因其弟子湯叅政斌而論學焉於侍郎則因尚書與隱君再登其堂復移書與論王曾齋詩疑書疑二書當表章於孝廉隱君則皆以父執之禮事之於尚書則北面稱弟子受學几杖間二十年者也十一年秋飲酒侍郎家獨隱君亦在坐語及徵君之學宗陸背

朱非是作數百言次日吾友宋學士招予偕孝廉
飲别六年矣孝廉兩目益爛爛有光射人神氣益
壯健相見甚歡因語及兩孫先生論學同異孝廉
張目叱咤曰孫給事耶是何得與蘇門山中人同
語因讕語亦作數百言罷酒次日復聞隱君向客
稱閻孝廉過當又次日學士問予曰兩日何所聞
予笑曰兩日但見諸老人論學八十歲老人詆九
十歲老人七十歲老人詆八十歲老人六十歲老
人又詆七十歲老人也學士笑曰若是子再一兩
年便可詆六十歲人也予曰夫何敢顧隱君之好

學深思考核經傳東雖自今以往力學四十年年與徵君齊恐不能及也夫何敢雖然論交在峻廣之間與物無忤老而好學孜孜不衰不爲激厲之論不恕已而求勝人以筆舌若尚書敬哉先生何可及也此予所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學士曰善因記之